

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”丛书专栏

创作谈

有时一个人走路,会突然停下来看一些景致,只是在看,也不知道具体在想什么。有时一个人睡不着,会在夜空中静坐,感受夜风轻拂,神往地望着空旷的宇宙和那些未知的星星。有时我会在心中和一些远去的灵魂对话,絮絮念念,并没有什么主题。还有时,在以上某种状态下,我会莫名地心中一热,似乎有泪水在那一瞬漫上心田,蒙覆了双眼。最真实的感觉是活着,活在这人世间,听花落的声音,看流星划过,怀想相逢过的人。

在很小的时候,母亲发现我是一个极易被感动的孩子。在长大的过程中,我从来没有过耍赖皮似的哭,也没有愤恨的哭,无助的哭,只有被感动的时候会流泪,眼泪不由自主地漫上来。当我知道感动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品质后,已经带着它在路上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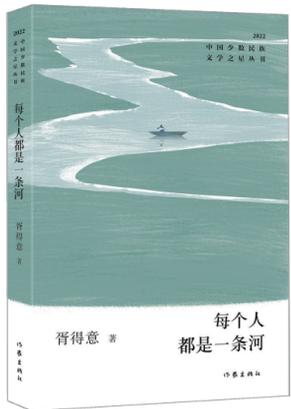
几十年走过来,我似乎一直走在阶段性漂泊的路上。路在变,方向却不或缺失。我始终要求自己善良些、真诚些,哪怕撞了南墙,哪怕曾被辜负,哪怕不被理解,哪怕一直被善意地劝告,但内心还是不想有太多改变。行走的路上,无论苦难、悲伤还是喜悦,一切都是风景,好坏都是获得,只是滋味不同罢了。欢喜都是人生的内容,并不能成为让我迷失方向的理由。往前走,左右看,适当修正自己的行为,让行为最大可能地和心重叠在一起。

刚刚成年,参军去了最北方。日子一天摆弄一天,在忙碌和劳累中过去了。道是直的,一直对着方向,路却是弯的,左奔右突之中想到喘息。喘息之间却发现,与人交谈只能获得短暂的轻松,转过身还是空落,而文字的书写却可以滋润内心。好多的秘密、梦想和挣扎,都藏在文字中。那些时光其实都被夜晚挡在了昨天,如果不是偶然翻出当年的日记,都不记得以前曾暗自流过那么多眼泪。在比故乡寒冷许多的北方,我寻找到了倾诉的方式。也是从那时起,我深情地感激文学,它让我学会了倾诉,用一种更坦荡、更勇敢、更释怀的方式行进。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上文学,我说是因为感动。是啊,生活中我邂逅了那么多美好,相遇了那么多感动,经历了那么多悲壮,如果不把这些倾诉出来,泪水就会在心头上来滚去。只有让它痛痛快快地流出来,才是愉悦的。

我从黑龙江来到大连,又回到黑龙江,之后又去辽宁、西藏、北京,每隔七八年便会重新上路。成为一名职业记者后,我开始在全国各地救援一线奔走,去相逢一个个让我

总有泪水漫润心田

胥得意(蒙古族)



期待的人,感知一份份生命的温度。无论如何前行,灵魂却不曾与我分离,我在路上时常陷入思索之中,思考人活着的意义。在这条路上,我见证了太多生命的离去,于是在我的文字当中,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已经离开的人。有的人我曾未谋面,匆匆赶去只为送上一程;有的是我心爱的人,面对他们的离去,我无能为力;还有一些人,因为他的离去,让我知道了他曾经的存在。面对这些时,我知道悲伤解决不了问题,所以我心中没有悲伤,只有丝丝缕缕的痛惜。我会让眼睛把眼泪咽下去,浸在心里,浸得久了便以文字的形式出现。这些文字是我的心念、我的态度,更是我和那些灵魂的沟通,我希望再苦难的生命离去后也能呈现一种轻盈,甚至希望他们能够在另一个空间里感受到这种沟通。在这样的书写中,我越来越有力量,活得更更加从容坦率。

蒙古人通常是把哭和流泪区分开的。哭是一种形式,更多是给别人看;流泪却是庄重的、不可抑的,无需酝酿和准备,不需要语言,只需要感受。流泪会让心变得柔软和温暖,会让灵魂浅浅地着陆其上,亲昵地相托,温和地对话,写出来的文字也是带着温度的。在没有什么打动我的时候,我宁可不写,让头脑空下来,也不去将就着写没有生命的文字。好多时候,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会停下来,静静地流一会儿眼泪,甚至在心里聊上一会儿,告诉某人我在想念他。我一直坚信,一个人只要被怀念,他便没有死亡。就像是我的母亲离开这个世界以后,我并没有悲伤,只是觉得她走向了一个正常的

归宿。她并没有离我多远,只是我们从此不再相见,所以我会夜晚的公园里望着星空和地说话,告诉我我有了什么收获和感悟,期盼在最静的夜里与她相遇。我对我笔下所有的主人公都有亲人般的感受,虽然有些人我不曾谋面,但我相信我能够懂他。懂其实是爱的一种。我爱那些鲜活的人们,也爱那些离开生命。在我的文字中几乎看不到抱怨和悲愤、绝望与不满,我的文学观其实就是生命观。诚然,大山大川是永恒的、伟岸的、值得歌颂的,但那些山川大地吸引的人太多,承载的也太多,每当面对它们的时候,我都会觉得渺小如同一粒沙,一片落叶,或是轻轻掠过之风。我更愿意去观察人、体味人、记录人、书写人,我与每个主人公都是平等的,可以平心静气面对面,哪怕不在同一个时空和维度。我甚至觉得,再伟大的人物也是平凡的,因为人生虽然不是等长,但过程是一样的,都是由生至死。人生下来就在奔向死亡,差别在于这个过程是否更曲折、更有故事、更有韵味。我希望我的文字能给人留下一点声音和踪影,所以比起山川大地,我更喜欢接触人。而对人的过程,就是一个灵魂摇动另一个灵魂的过程。而在把一个又一个人装在心中之后,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丰满,成为了好多了的叠加,不是我成为了谁,也不是谁赋予了谁什么,而是更多生命与我的生命相遇,默默注视着我如何行走。

我愿意用文字去对话生命,这些温热灵动的生命像一本书,等待我用心去阅读、去翻动,正是一个又一个个人组成了生活和历史,组成了人类的画卷。哪怕一个再微小的人物,他也拥有一个人的全部,也许我在文字中只展现了他的一个侧面,但更多的人会知道他曾来过,这就是我的目光所向。我是一个在感动中行走的人,一直在向前,一直在领略各样风景。有时边走边回忆身后的过往,那些需要被我记住的,已经留在文字里,不需要被记住的,就让风掠过那一页。被很多美好簇拥着,哪儿会有抱怨与不坚定呢?我努力用文字记录生活之美,由我心田漫上的泪水里,竟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。

如果有朋友读到了我的文字,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不曾谋面的朋友。多想到你,你有故事,我有酒。让人生有一种意外的相逢,然后期盼重逢。

伐笃定、神情坚毅,困顿和挣扎都在朴素的信仰里得以化解和消融。和土地相依,与生活和解,向自然学习,这便是他们的生存之道。他们有着相同的生命意识和价值取向,懂得以怎样的方式和自然相处,懂得感恩,懂得人生有度,懂得自我安托。那些根植在民间的礼仪节庆,包藏着处世哲学,也寄托着高贵情感。

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,我的书写更多是面对着琐碎生活和身边的亲人,也对女性进行剖析。《李劳动的幸福》《见字如面》《心内科的日子》《父亲的习惯》《小恙小记》《距离》等都是对亲人的叙写,我们从亲人身上感受温暖、获取力量,也在不断成长、学会珍惜。生离死别、爱恨情仇,或风成长淡或跌宕起伏,每个人境遇各不相同,我想书写只属于我的生命体验。在女性话题上,《秋风吻》是我写得比较沉重的一篇散文,它写到了女人的卑微和艰难。我们在经历生产之痛、养育之累的同时,还承受着世俗的轻视和忌妒,这是父辈们一生挥之不去的隐痛,也是我们这代人难逃的窠臼。我因为属虎且在秋天出生,结婚时不得不喝下夫家灭“虎威”的“八井水”,表姐因属于羊,在婚姻问题上累累遭挫,不得已远走他乡。我们都经历了鄙陋世俗带来的伤害,也因此更懂得对他人悲悯和怜惜。

阿妈曾对我说过,我们今生之所以成为亲人,是前世跨越了千山万水才走到一起,不知走烂了多少双鞋子。她一生劳苦却从不抱怨,快去前还抱着病体和前来探望的亲友开玩笑。这是最有读过一天书的布朗族老人,其实是最后一个没学的智者,她的处世方法为我们的前行之路点亮了一盏灯。亲人们是困有了为彼此奔赴而来的那份缘分相聚,我想写作也是这样,和这个世界间的纠缠,注定要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。幸甚我一直从事着这份工作,且热爱着。

《隐秘的人间》写了一些从小听到大的鬼神之说,在那个娱乐苍白的年代,老姑婆的鬼故事就是孩子们的精神盛宴,害怕而向往也成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最初的认知。直至今日,我都会对眼前的人间抱有足够的敬畏。之所以用《隐秘的人间》作为散文集的题目,是因为我觉得,在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人间外,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人间,比如我们的内心世界,比如“举头三尺有神明”,我想以这个标题作为这么多年来对写作的一种敬拜。

从一棵树到一片丛林,从一瓢一饮到人间万象,我着力于描写时代变迁中的个人感受,从个体命运中去反映地域的总貌和全景气象,这也是我写作的最终目标。我们都是人世间芸芸众生中的行者,而书写让行者无疆。感谢此生有文学相伴。

评论

追寻生命的升华

徐迅

我几乎是伴着泪水读完《每个人都是一条河》的。在胥得意笔下,这“每一条河”简直就是“泪河”。从杨子荣、投江的八个抗联女战士、刘英俊,到杜富国、张浩、森林消防员以及许许多多平凡的人,英雄血脉相连,他们的行为崇高伟大。当读到采访木里火灾时,与三位幸存的战士抱成一团;读到“八女投江”时,女战士们留下的那句“别管我们,冲出重围”;读到英雄的妻子林红艳在中秋之夜默默退出晒着幸福的朋友圈;读到英雄的母亲叮嘱儿子的未婚妻不要参加追悼会……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。胥得意说:“人的生命如同一条河……每一条河的光亮都是太阳给予的。没有了太阳的照耀,河水在暗夜中只是仍然不醒的灵魂,但它缺少光彩。”我理解这种“太阳的照耀”,它不是瞬间迸发出的英雄主义光彩,而是贯穿在一个个生命中的英雄气质,是一种生命必然的精神升华。

由于军人出身和特殊的职业身份,胥得意得以有机会接触到军人、武警、消防指战员等一些每天面对生死、行走在死亡线上的人。作为曾经森林消防队伍中的一员,他深深知道这是一群逆火而行、向火而生的人,明白“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,但却承载着惊天动地的危险”。如此,他的眼光和笔触也就经常面对一种意外的“情感事实”,或者说常常面对一些无法用语言、只能用泪水才能宣泄的情感。关于这些情感事实,我们知晓得不多,但它们犹如镌刻在巍巍青山中的雕像,是巨大而坚实的存在。

在读他这部散文集之前,我刚读完他的长篇散文《沙卜台:无锁的村庄》。在这部书里,他刻画了一个村庄在特定年代的众生相,那里有他的邻居和朋友,有他的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。那群匍匐在大地上的人默默无闻,却又有血有肉、有滋有味地生活着,他们的生活是千千万万中国乡村真实生活的写照。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一条河,那么这些河就是有别于“英雄”之外的河流,其中既没有什么英雄人物,也没有惊天动地鬼神英雄事迹,但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生命的律动,都在自然而然地流淌。《每个人都是一条河》与沙卜台有一种割舍不掉的内在精神联系,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对生命的真诚叩问与表达。

伟大来自平凡,平凡造就英雄。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句套话,但他笔下这群“大写的人”,相信与沙卜台的芸芸众生一样,首先都是普通而平凡的。每个人都是一条河,是河就要流淌,就会翻腾出一朵朵喜怒哀乐、酸甜苦辣浪花。生而平等,都应被尊重,崇拜英雄要从尊重平凡开始。有人说,从“平凡”变成“英雄”也就是瞬间的事,比如杨子荣的枪栓突然被卡住,刘英俊驾驶的炮车轱辘突然受惊,八位抗联女战士为掩护大部突围而被逼到水里,但事实上,英雄并非天生,也绝不是一蹴而就。在这些瞬间的背后,在已定格英雄镜头里,一定有他们成长的印痕,有使他们的生命得以升华的因子。“人的内心是一块地,种什么种子极为重要。”胥得意在探求这些平凡而特殊的生

献给故乡的美丽花朵

黄玲

李俊玲是布朗族作家,布朗族人口较少,国内主要分布于云南保山、临沧、西双版纳等地。布朗族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,民间有丰富的口头文学,流传着许多优美动人的叙事诗和抒情诗,但布朗族的作家起步较晚,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一些“50后”写作者,李俊玲这批“70后”写作者属于布朗族第二代书面文学作家。她因热爱文学而走上前创作之路,写诗也写散文,很快成长为布朗族作家群中的中坚力量。

我知道李俊玲,是从她的散文《怒江,原来我属于你》开始的。那年我担任云南省滇西文学奖的评委,在众多作品中对她这篇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散文以潞江坝为起点,沿怒江之路一路向北、逆流而上,写出了作者的灵魂和怒江之间密切而深刻的缠绕,文风朴素而灵动。后来才知道她2005年就开始发表汉语文学作品,其诗歌、散文已经走出云南,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奖。如此成绩,来自她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故土的深情。她的散文多以描绘这个小县城的风土人情为写作背景,以小见大,挖掘出丰富的人文地理内涵,对人生世态有着深入的透视。

几年前我参加施甸举办的采风活动,终于见到了李俊玲。施甸是一座有故事的边地小城,它位于云南省西部边境,与缅甸相距260公里,24个民族在此水乳交融,谱写着灿烂的历史文化。厚重的人文历史,理应有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记录和展示,这是本土作家的责任。如今李俊玲携她的散文新作《隐秘的人间》向我们走来,正好满足了读者对这块土地的期待心理。

《隐秘的人间》收录了李俊玲近三年来创作的25篇散文,书名便透露了作家的文学审美追求。她希望从个人经历与感受出发,书写小城施甸特有的乡俗民情,展现具有丰富内涵的人文形态,通过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命运来反映地域的总体风貌和全景气象。每个作家笔下都有自己不能忘怀的故乡,这是作家成长的摇篮,也是写作的基点;同时,一个优秀的作家,也应该可以通过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描写,实现对精神原乡的建构。让地理的故乡升华为精神的家园,这样的写作才具有审美价值和意义。

翻开《隐秘的人间》,滇西小城丰富的人间万象扑面而来。在李俊玲笔下,这是一座有温度的小城,这里的一切都与她的生命成长有关,“以不同的方位烙印在我的喜怒哀乐里”。那些记录着她生命过往的人和事,随回忆进入文字,犹如干花在温水中一点点复活,缓缓绽放出动人的光彩。那些穿过时间迷雾向读者走来的,都是在作者心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和事。李俊玲把自己在小城的关联生动比喻成植物与土地的关系:“一个人在一座城待久了,便会成为这个地方的植株,知晓着这方土地的温度、湿度、酸碱度,以及风向、水位、日照时长,以自身特有的姿态融入这些看似恒久却不断变化的指数中,成为它细微而不易察觉的一部分。”李俊玲为我们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成

命升华的同时,也在探寻英雄的性格和让英雄形成的“种子”。

在《落叶掩埋住的青春》中,他写到了彝族青年布约小兵。父亲把穿军装的梦想给了他,而当如他愿以偿穿上了军装后,发现自己只是从西南的大凉山走进了东北的大兴安岭。他实际上从没离开过梦的原点,但他还是在成长,从一个不知道北京在哪里、火车是什么样的新兵成长为一位优秀的消防员。做了父亲后,他回到老家,想亲近儿子,儿子却不愿和他同睡一张床上。“没有办法,每天睡觉前,布约小兵只好用被子蒙住头,等儿子睡着了才悄悄钻出来。”通过他的描写,一位可爱、憨厚的森林消防员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“扫雷英雄”杜富国的父亲杜俊听到儿子在边境扫雷出事的消息后,急急忙忙拉上儿媳和女儿,连夜赶往医院。他在医院看到了被纱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儿子,强忍着老泪向部队提出去看儿子战斗过的地方。到了那里,部队的领导才知道,他是不希望儿子的事事故给战友们带来阴影,他要给儿子的战友们鼓励。说是写英雄,实际上更是大写了英雄的父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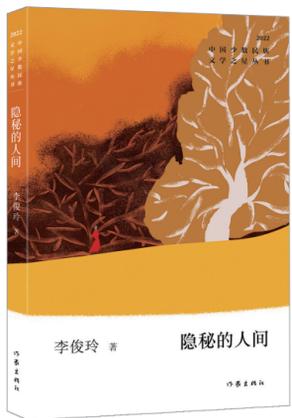
在《他陪哥哥守森林》里,他写了大兴安岭地区森林消防支队的战士季海全、季海军兄弟俩。他们同时参加一场灭火作战,早上兄弟俩还见了一面,上午却传来哥哥牺牲的噩耗。为了陪哥哥守森林,弟弟一直守在哥哥英灵安歇的地方,继续他的森林消防事业。领导劝他回去照顾父母,他却对父母说:“趁着你们身体还行,我还想在这里陪哥哥几年。”

这些文字散发着鲜活的生活和时代气息,既没有对英雄进行过分渲染,也没有让英雄故作惊人语。他描绘的只是他们工作和生活中平凡朴素的片段,并将自己长期采访英雄的体会娓娓道来:“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生来就想当英雄,甚至很多人没有准备好让自己成为英雄……英雄是他身后的冠名,英雄这个称号比他们的生命还要永恒。”当他动情描写笔下的人物时,都是着力挖掘和描摹他们平凡的生活细节,当他们是“欢声笑语的兄弟,活蹦乱跳的生命”,同时极力呈现他们豪迈的英雄气概,告诉我们这些英雄是国家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,是民族不屈不挠的脊梁。

我与胥得意相识的时间不长,但在与他有限的交往中,我感觉到他不仅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青年作家,更是一位有情怀的人。他的才华与勤奋,他的乐于助人,他为了让自己“内心丰富地活着”而做的种种努力,首先还是源于接纳他生命的沙卜台和那里的父老乡亲。尽管他们不是英雄,却是他认识世界、认识人生的起点。后来他在部队度过了人生最好的年华,并在其中真切地锻造了自己,正是这种锻造,使他清清楚楚地知道:“每个人都是一条河,河越走越宽阔,它的终点消弭于更为宽广的怀抱。而一旦个人成了别人生命中的一条河,这条河便不会干涸,只能一直流、一直流,流得久了,就流成了上善的味道。”

对人间保持敬畏和善意

李俊玲(布朗族)



我曾在散文《素时光》中,以这样一句话作为题记:“无人问津的巷口,总是开满了鲜花。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这样的经历,那些你曾经觉得虚妄、无助、困苦和孤独的时光,或许在后来会是给予你人生养分的过往。”

我的写作养分最初来自于童年,来自那些和山野耳鬓厮磨的时光。那个仿佛被遗忘在深山里的布朗族寨子,需要穿越莽莽丛林才可以抵达。我的父亲是第一个走出大山的人,退休时他是正科级干部,对于生活在深山里的布朗族而言,这是零的突破。父亲教我读书,也培养我写作,每到假期就把我送回老家,他觉得那是我们的根脉之地,让我回去,不是体验他曾经的生活,而是让我与那片土地建立感情。吃苦是难免的,多数时间没有电,火把是我们夜晚出行的必备。地无三尺平的地方,必须历练人的脚力,吃食也简单粗糲。我和亲人们一起种苞谷、放牛羊、砍柴、找野菜,在贫瘠的土地上撒播汗水,有苦涩,也不乏野趣。

放牧时,在寂寥的山野听那些穿越云端的山歌调子,思绪便会随之飞翔。夜晚围着火塘,听阿公讲那些白发苍苍的故事,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。寨子有客事时,和族人打歌狂欢,一股股尘烟扬起人们对于生活的挚爱,天与地都在我们无止境的踏跳中迷醉。晨起第一碗水是给神灵的,吃饭时阿妈总会端着饭菜敬献祖先。阿妈说,出门靠路人,进门靠亡人,亡人就是我们的祖先,是游走在我们的周遭的神灵,因有他们的庇佑,人们才得以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生存并开枝散叶。这片土地滋养了万物,也滋养着感恩的人群,我们感恩身边的一棵树,一片叶